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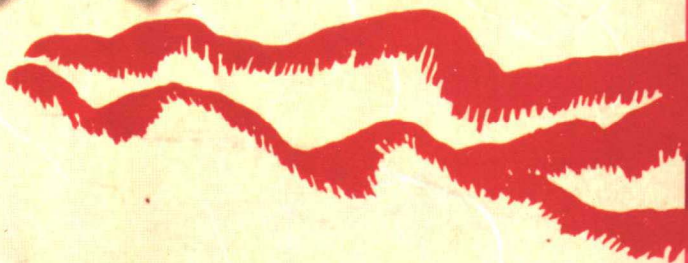


新经典文库

林建法 王尧 主编

林白 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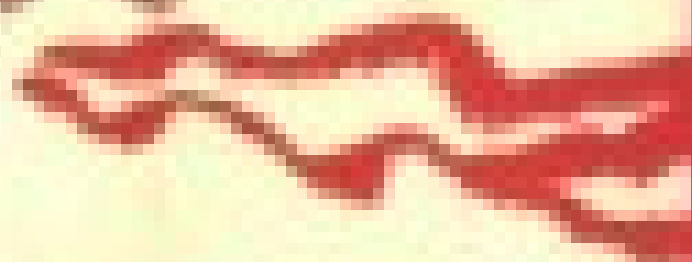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一个时代的
革命



新经典文库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个人的战争

林白 著

© 林 白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个人的战争 / 林白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1

(新经典文库)

ISBN 7-5313-3002-4

I. 一… II. 林… III. 自传体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35718号

一个人的战争

责任编辑 韩忠良 张玉虹

责任校对 李国宽

封面设计 张志伟 牛亚勋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zyh024@sohu.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辽宁省新闻出版学校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8mm × 210mm

字数 193 千字

印张 7.375 插页 2

印数 1-10 000 册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6.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24-86244858

“新经典文库”序

林建法 王 尧

春风文艺出版社用“新经典文库”的名义，已经出版过由蔡翔兄主编的几本书。此番我们仍然沿用这样的名称，是试图以另外的编选方式来丰富“新经典文库”的内容，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灿烂景观。这就有了现在读者诸君所见到的这套书。

毫无疑问，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厚古薄今”，也即重视“现代文学”轻忽“当代文学”的现象由来已久。“现当代文学”这一尴尬的、甚至是不伦不类的凑合在一起的命名，虽然“大度”地将“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组合成一个“学科”（坦率地说，我们许多研究者在谈到自己“搞”什么时，都会说“我是搞现当代文学”的，其实，在心里谁都清楚，在这个学科内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壁垒虽不森严，但界限还是在那儿的），但是，在这个“学科”内部，学科话语、知识体系从来就是分裂的；尽管这些年来出现了一些能够打通“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优秀学者，“20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也一度避免了学术研究中的尴尬，然而，学科的整合问题并未得到

解决，有些缝隙反而在逐渐扩大。

这个问题其实并不简单。曾经有人以时间的长短来论“现代”与“当代”，并提出“当代文学”不能写史的理由，现在这似乎已经不是个理由。也曾经有相当多的人认为“当代文学”与现实政治过于靠近，其审美品格以及相关研究的学术品格不能不受到损害。其实文学无论是在“现代”还是在“当代”，它始终未能离开过现实政治，而且始终面临的是相同的“中国问题”，在面对整个世纪一以贯之的现象时，学术研究中的“政治决定论”和“文化决定论”一样，也从来没有消除过。经历了世事历练的学者们，在对现实采取一种暧昧态度时，其实总是会果断肯定什么否定什么。当我们撇开这些习惯的思考途径时，需要进一步在学理上反思“学科”之中的“当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者的处境。在“现代文学”知识体系和学科话语中生长出来的“当代文学”，最初就是孱弱的。当“现代文学”学科话语开始形成之时，“当代文学”大概只能视为“文学批评”，“现代文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话语启蒙了“当代文学”研究者。80年代初期当“现代文学”学科革新时，“当代文学”的学科话语正在形成之中，所以我们不能不看到“现代”和“当代”学科话语形成的时间差。但是，正在革新的“现代文学”和正在形成的“当代文学”学科，它们所面对的是共同的思想文化遗产和资源，也都同样被当代生活激活（新时期以来，不仅是“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众多学科都从日益变化了当代生活中获得了滋养，这应当是个不争的事实，奇怪的是，不少人却斜视着植根于当代生活之中的“当代文学”），这样一个事实意味着原先因为时间差而带来的一些问题正在被“当代文学”的新锐性所克服。

显然，我们还不能盲目乐观。因为另外一个时间差仍然存在，这就是文学“经典”的确立过程。在现代大学制度与学术制度中，“现代文学”已经获得了确立“经典”的话语权和制度保

证，而一批杰出的现代作家和学者的存在又加强了“经典”的权威性。“当代文学”则相形见绌。当我们以这样的学科话语来面对当代文学史时，就必然会疏忽那些业已存在的当代文学“经典”之作。我们曾经批评过“中国的卡夫卡”、“中国的福克纳”等话语实践，其实，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偏见和无知，不仅来自“外部”的影响，也同样受到“内部”的干扰。这些影响和干扰，使许多人不能正视这样的事实：在这二十年当中，我们已经有一批杰出的或伟大的作家。

“新经典文库”的出版，便试图有所改变我们所批评的那些现象。一个常识的判断是，“现代文学”从来没有也不可能终结现代（当代）汉语写作的新可能。因此，我们把近二十年来多少给汉语写作提供了新可能和新素质的创作称为“新经典”。我们想做的当然不仅是寻找“大师”，我们还在寻找叙述文学史的另外一种方式。夸大一点说，这几年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便蕴藉着某种学术理想，也表明我们理解文学史的基本思路。譬如，林建法主编的《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系列著作，已经出了四辑，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这实际上是以文选的方式形成一种编年体式的文学史。这几本面面观的选文，不再是单一的批评家论作家作品思潮现象，而是始终坚持原初的创意——面面观，有选择地组织作家、批评家、编辑家（出版家）阐释和记录文学的发展进程，这样，选本构成了一个多边互动的叙述文学史的形式。现在出版的这套书，也想反映出一点新面貌：它不是一般的选本，而是由研究、文献和经典文本合成的综合性著作。这样的创意，或许能给当下的文坛带来一点新气象。

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

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

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

目 ● 录

1

“新经典文库”序/林建法 王尧

1

一个人的战争

191

不说，写作和飞翔/陈晓明

213

林白文学简历

214

林白创作年表（简表）

217

林白著作目录

220

林白作品评论篇目索引

第一章

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

女人在镜子里看自己，既充满自恋的爱意，又怀有隐隐的自虐之心。任何一个自己嫁给自己的女人都十足地拥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就像一匹双头的怪兽。

她觉得自己在水里游动，她的手在身体上起伏，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透明的液体渗透了她，她拼命挣扎，嘴唇半开，发出致命的呻吟。她的手寻找着，犹豫着固执地推进，终于到达那湿漉漉蓬乱的地方，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她触电般地惊叫了一声，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她的手变成了鱼。

——林白《同心爱者不能分手》

这种对自己的凝视和抚摸很早就开始了，令人难以置信地早。

在幼儿园里，五六岁。

知道这是一件不能让人看见的事情，是一件不好的事。巡床

的阿姨在走过来，快要走到我的床跟前了。听到她的脚步声我就克制地停止自己的动作，闭上眼睛装睡。

那是一种经常性的欲望，甚至在夏天漫长的中午，不放蚊帐，床与床之间没有遮拦，阿姨的目光一览无余，我要耐心等到大家都睡着，最后那个阿姨也去睡了，我才能放心开始我的动作。

她的值班大床靠窗，和我之间隔着许多小床，我躺在床上越过许多小床看她略高的大床，大床上有时是长衣长裤，有时是浅蓝色的绸裙子，或者是黑色的棉绸裙，白色的短袖绸衣，胸前绣着花。

午睡的气息很黏稠，在夏天，蝉在叫，除此之外都被粘住了，奄奄一息。黄老师是近视眼，她不戴眼镜，她看人时把眼睛眯起来，如果值班的大床上是她，我就会放心，黄老师从不骂人，从来不出人洋相。午睡的黏闷气息胀满了整个大寝室，人人都被粘住了，四周的空气像水，把我浮起来。

在中午，光线强烈，闭上眼睛也觉得赤裸裸没有遮挡，邻床翻身、磨牙，轰然作响，脚步声惊天动地，多么多么不能尽兴的中午！

夜晚到来。

傍晚有游戏，然后到教室，坐在小椅子上，淡绿色，没有桌子。老师讲故事，或者大家唱一支歌，或者大家猜谜语。然后吃东西。我不馋，但我从未拒绝吃东西。有时是两颗杨梅，有时是一颗水果糖，或是一只芭蕉，比香蕉大，比大蕉小，叫“西贡蕉”，不知跟西贡有什么关系。有时是一只杨桃或者番石榴，最好是荔枝，这是我们这里盛产的佳果。大量的夜晚是吃木瓜，金红色，肉甜而厚，核像黑色的玛瑙，木瓜树树形奇异，是亚热带真正美丽的果树。切成一瓣一瓣，按顺序依次去拿。然后排队去洗手，排队去尿尿。每个人双手搭在别人的肩膀上，就成了火

车，嘴里呜呜地叫着行进。火车从洗脸架开到厕所，再开到寝室，寝室门口一边站着一个老师，给每个人摸额头，发烧的事是经常发生的。鱼贯而入，悄无声息，脱鞋，躺在床上，阿姨扬手一拨，蚊帐落下，床就是有屋顶有门的小屋子，谁也不会来。灯一黑，墙就变得厚厚的，谁都看不见了。放心地把自己变成水，把手变成鱼，鱼在滑动，鸟在飞，只要不发出声，脚步就不会来。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下来，直到如今。在漫长的日子中，蚊帐是同谋，只有蚊帐才能把人彻底隔开，才安全。

喜欢镜子，喜欢看隐秘的地方。亚热带，漫长的夏天，在单独的洗澡间冲凉，长久地看自己，并且抚摸。八岁的时候自己发现左边的乳房有硬块，妈说去找北京医疗队看。坐在单车后架上，从B镇到新墟，十五里路，太阳晒着头顶。医疗队在公社卫生院，妈说他们都是专家，普通话有一种权威性，并且亲切和蔼，然后回到妈妈的县医院，到药房拿药，走进去，四面都是瓶子，各种颜色的水、药片及盒子。药的气味很香，香而干净，不同凡响，残留在妈的衣服和头发里。我的药是水剂，几个大玻璃瓶里的水混在一起，半透明、混浊，有白色沉淀物，吃到嘴里是酸的，酸而凉。药房的大人说：怎么这么小就有小叶增生？妈说：不知道怎么搞的。她的同事说，你是怎么发现的？妈说：她自己抓痒发现的。

玩过一种跟性有关的游戏，肯定是一种游戏，书上说，男孩与女孩模仿性交是一种游戏，大人不必惊慌，因为生理构造没发育成熟，这种性交不会实现。同性间的游戏发生在我与莉莉之间，我六岁，莉莉七岁。莉莉是我的邻居，她的母亲是北京人。做这件事是因为阁楼上的模型、挂图和生孩子。母亲们宣传计划生育，肉色的人体模型堆积在阁楼上，塑料或石膏做成的男女生殖器模型，新奇，神秘，杂乱无章。在无聊的下午，偷偷走到阁

楼上，生殖器们被剖开了断面，露出血的颜色，有些狰狞，更多的是肉色，用手按，有些是软的，有些是硬的。有响声会吓出一身汗。没有响声，大着胆使劲看。空无一人。大人下乡了，开始时莉莉还没搬来。一个小女孩，站在一堆乱七八糟的生殖器模型中，这是一幅多么奇怪的风景。在全世界，除了多米，还有谁拥有这样的童年呢！

回想我的童年时光，阁楼上的生殖器模型如同肉色的花朵在幽暗的地板上开放，孩子蹲在地上，长久地冲它们瞪着眼睛，这是我常常看到的情形。

看人生孩子是一件十分刺激的事情。妇产科的产房垂挂着深蓝色的布窗帘，窗台很高，要爬上去才能看清里面，我没有爬过，踮起脚尖也不行，站在稍远处，使劲往上跳跃，身体上升，眼睛对着窗子还是看不见，必须在跃起的同时，有风将窗帘吹开。从来没有这样的巧事。另有一只窗，正对着产床，但需要绕到屋后，穿过勒鲁（一种叶子带刺的植物）围成的篱笆，踩着一地玻璃碴儿，还会被大人发现，充满危险和曲折，还要正好碰上有人生孩子才能看到。终于有一次，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了那个窗口，窗帘没有被拉上，一个女人正在产床上躺着，两腿叉开，像阁楼上的模型一样的阴部活生生地长在一个女人的身上，没有遮挡，最大限度地张开，那一眼真是恐怖无比，就像有一幅古怪的画，已经看熟了它在墙上不动的样子，有一天它忽然活动起来，一欠身就从画上走了下来，吓得人魂飞魄散。在那个危险的窗口，我手脚一软跌了下去，再重新爬上的时候窗帘已经关上，看不见了。听见说话的声音，铁器相撞的叮叮声，和水的声音。终于没有看见生孩子。

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这是一个隐秘的问题。有一次听说有人在路上生孩子了，一个临产的女人，步履蹒跚，在穿过球场的时候孩子掉出来了，许多人都去看，球场的石凳上围了一层又一

层人，挡住了视线。后来女人和孩子都被转移了，人也散了，走近石凳看，有一摊血，亮汪汪地暗红。生孩子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要出血，有时要死人。这是我很早就知道的。危险的事情对我总是有吸引力，是一种诱惑。我怀着恐惧和兴奋，一天又一天地等待危险日子的到来，仿佛那是一个欢乐的日子。

难道我是一个潜在的受虐狂吗？

在漫长的童年期，我始终没亲眼看到生孩子。在宿舍不远的地方，在妇产科门口的枇杷树稀疏的树荫下，一个又一个孩子出生了，母亲说，它们是一串一串生出来的，有些日子全是男孩，另一些日子则全是女孩。像是预先被人配制好，插花着出来。在平静的日子里，有时会出现怪胎，无头儿或双头儿，它们被裹在鲜黄色的厚草纸里，由穿着白色工作服的勤杂工，拎到医院后面的山上埋葬，挖很浅的坑，夜晚有野狗，把白天的浅坑扒开。大人死了也埋在这座山，从来不会去更远，更远的山是石山，像桂林山水那样，美丽而奇特，甚至像仙境，但是不能埋死人，没有土。埋死人的那座山叫螺岭，是一个神秘和恐怖的地方。后来挖防空洞，就在螺岭，大人们挖出许多白骨，人头骨，年深日久，不知是谁。孩子们在白天被领去看过，战壕深到大人的腰，没过小孩的头顶，泥土深处的气味凉森森地逼近全身。某些夜晚，防空演习的警报在 B 镇的上空呜呜鸣响，大人小孩，要从被窝里起来，穿上黑色或深色的衣服，不许打电筒，不许擦火柴，不许哭，不许叫，迅速转移到山上防空洞。每一次都是假的，每一次假的都像是真的。

门口是一条马路，埋葬死人要从门前经过，没有别的路可走。有时有男女老少六七人，穿着白布帮的鞋子，头上扎着白布条，号啕大哭，边哭边说。这是 B 镇的老人死了。有时是戴着黑袖章的队伍，抬着花圈，这是机关单位的人死了。他们经过我家的门口，到达医院的太平间，太平间的门打开，出来棺材，黑

色或者暗红色，他们一起走上山。山上全是一种开着米黄色的小花、叶子细长有臭气的树，不知叫做什么。B镇的花圈一律用这种树的枝叶扎成。太平间和医院宿舍的厕所几乎连在一起，只隔着一个院子，院子里的草特别繁茂，繁茂而荒凉。上厕所就会想到身后是太平间，阴天或者夜晚，会想到鬼们在一墙之隔的后院飘荡。鬼长得什么样子呢？

有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想象死。外婆说，要是你爸不死，你就可以吃上很多糖果和饼干。我问什么是死，外婆说：死就是像你爸一样，再也见不着了。我问：他为什么要死呢？外婆说：他病死了。我问：不病就不死吗？外婆说：人都要死的。我问：我什么时候死呢？外婆说：多米还小，多米还没长大，还要过几十年。我问：外婆什么时候死呢？外婆说：快了，外婆老了。我说：我知道了，外婆死了妈妈死，妈妈死了我死。我问：外婆你怕不怕死？外婆说：我老了，不怕了。

我每夜做许多梦，梦见自己的亲人死去，有时是外婆，更多的是母亲，她像电影里的革命者，江姐，或者韩英。铁链在梦里叮当作响，缭绕着母亲，她有时被流弹击中，仆倒在地；有时血肉模糊，鲜血如注。我在梦中清醒地意识到，我的母亲一旦死了，我就成为真正的孤儿，我只有八岁，我怎么养活自己呢？我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常常是一身冷汗，但我知道，我从梦中回来了，梦中那样一个可怕的地方我终于逃脱了出来，我知道，母亲并没有死，她只是下乡了，我并没有成为孤儿，我只是一个人睡在家里，外婆也回乡下去了。在那样的夜里，虽然不是孤儿，仍然觉得害怕极了，除了被子，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挡住我，使我不至于一闭眼就掉到梦里去。

到后来，我梦见自己的死。

我总是被人追逐，无论怎样奔跑躲藏总是被人抓获，然后被押到一面高大的墙跟前，面对枪口，在被枪口对准的瞬间，我

想，这次真的要死了，我永远不能再活过来了，紧接着眼前红光一闪，胸口一阵灼热，我便在真切的梦中死去了。

除了梦见死，最怕梦见和最常梦见的就是结婚，不知道小小年纪怎么会做结婚的梦。结婚在我的想法里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我想我是永远都不会结婚的，我是另一类人，但我常常在睡梦中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控制着，违背自己的意愿结着婚，结婚的梦永远是一个婚礼（没有任何婚后的生活内容，童年关于结婚的概念就是婚礼），像多次看到的大人的婚礼一样，不知为什么毫无道理地自己就被放在了一张桌子跟前，别人说，这是你在结婚，站在身边的新郎不是全班最差的男生就是 B 镇最难看的男人，我立即就吓出一身冷汗从梦里醒来。在半醒半睡真假难辨的时候绝望地想道：这下完了。或许我害怕的只是差男生或者丑男人。

还有一个重复多次的梦。八岁以前每次生病发烧这个梦都会如期而至。这个梦很抽象，没有任何情节可追寻，我至今仍无法猜到它隐秘的意义。由于它的多次重复，它的形象清晰而鲜明，像光谱一样的赤、橙、黄、绿、青、蓝、紫，有时是其中的几种，像彩虹，但不弯，是长条形，色彩短而粗，是竖着的，从某一个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充斥着梦里的全部空间，它进入的速度时快时慢，快的时候色彩紧密，几种颜色紧紧挤在一起，让人觉得难受，有时进入的程度慢些，颜色与颜色之间疏朗些，长长一段的红色，长长一段的黄色，从容地鱼贯而来，这时就觉得好受些。有时来势汹汹，头就快裂了，忽然就慢了下来，很像快要憋死了又从水里浮出来。有时不是发烧，只是觉得难受，就会做这个梦。那段时间我体质不好，永远处于准病态，所以总是做这个梦。

彩虹的颜色来自哪里呢？

这个彩虹的梦萦绕我的时候我总是自己一个人，我病的时候母亲总不在，她一年中在家的日子不多。病了我就自己睡觉喝

水，以及做这个彩虹进入的梦。从来不吃药，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吃药会增强抗药性，到病得厉害时什么药就都没用了。那个时候我没有邻居，所有的邻居都留在防疫站了，我的母亲到了一个新单位，妇幼保健站，连站长在内一共四个人。大人全部下乡，窄长的房子，四层，地上的一层有一个别人的老保姆，我独自睡在三楼，这是一座奇怪的房子，每层都只有两间小而长的房间。现在想起来，觉得那也许是从前的客栈，隔壁是一个盐仓，墙脚满是硝土，一片一片的。总之我就睡在三楼上，置身于空无一人的黑暗中，彩虹的颜色从另一个黑暗的地方无穷无尽地进入我的梦中。

这个梦在我八岁以后就消失不见了，再发烧时也没有再来，永远没有再来。二十多年之后，我三十岁那年，我当时的男友送给我一个黑色的小钟，比巴掌略小，正正方形。有一个晚上我发现这钟面放射出彩虹的光芒，彩色的光线照在发亮的桌面上，成为一小片淡淡的彩虹光。钟面和桌面的彩虹两相映照，构成一个极为奇特的图案。这使我突然记起了小时候做过的那个梦。我至今搞不清楚这种神秘的联系昭示了什么。我跟那人的关系破裂后，才发现，那个黑钟是一个可怕的象征，瘦长白色的指针，黑色的底，像一只长着白须的黑猫的脸，如同岁月一样阴险。

我在梦中一次次地死去，又在醒后一次次复活。在夏天，我的夜晚从五点半开始，我搭伙的防疫站，晚饭是四点半开饭，吃了饭就没有事情可做了，有时去公园捡红豆，八点多才睡觉。如果哪里都不去，五点半就上床睡觉了，没有人管我，也没有地方可去。一个人在屋子里感到害怕，只有在床上才感到安全。上床，落下蚊帐，并不是为了睡觉，只是为了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待着。若要等到天黑了才上床，总要胆战心惊一阵。从外面回来，走廊是黑的，只有在纵深的第三个天井那里才有灯，但我不用到